

Giuseppe Ungaretti
Allegria di naufragi



覆舟的愉悦：

翁加雷蒂诗选

〔意大利〕朱塞培·翁加雷蒂 著

刘国鹏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覆舟的愉悦: 翁加雷蒂诗选 / (意) 朱塞培·翁加雷蒂著;
刘国鹏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2
(俄耳甫斯诗译丛)
ISBN 978-7-5447-6929-7

I. ①覆… II. ①朱… ②刘… III. ①诗集 - 意大利 - 现代
IV. ①I54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0655 号

Vita D'un Uomo by Giuseppe Ungaretti
©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323 号

覆舟的愉悦: 翁加雷蒂诗选

[意大利] 朱塞培·翁加雷蒂 / 著 刘国鹏 / 译

丛书主编 凌 越
责任编辑 张 睿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校 对 张 萍
责任印制 颜 亮

原文出版 Mondadori,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0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929-7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俄耳甫斯诗译丛

Giuseppe Ungaretti

Allegria di naufragi

朱塞培·翁加雷蒂

Giuseppe Ungaretti

1888—1970

意大利现代诗人、记者、散文家、评论家。
与蒙塔莱、夸西莫多并称“意大利隐逸派诗歌三杰”。

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意大利侨民家庭，后赴巴黎留学。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普通士兵身份应征入伍。1936年，接受巴西圣保罗大学之邀，前往当地教授意大利语言文学。

早年受法国象征主义、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但对其进行了转化并纳入到意大利的传统之中，从彼特拉克至莱奥帕尔迪的伟大的抒情诗流派中汲取养分，进行崭新的创作。被视为现代意大利诗歌革新第一人。在早期《被埋葬的港口》《覆舟的愉悦》两部诗集中，诗风简洁短仄，势如闪电，每个音节雷霆万钧，令人猝不及防。意象所至之处，精确俭素的短句击中直觉的顿悟，呈现出强劲而不失澄澈的巨大表现力，表达出介于感官与顿悟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惊奇。

其后，翁加雷蒂摒弃了偏爱的短句，回归意大利传统的十一音节诗句，作品随之转向长诗。时代的灾难、文明的崩塌、个人如覆舟般的命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悲剧感相互交织，组成了贯穿翁加雷蒂后期诗歌的主题变奏。在诸如《时间的情感》《一个人的生命》《痛苦》《老人笔记》《一声呐喊和风景》等作品中，这些主题得以清晰地辨识。

与蒙塔莱、夸西莫多一样，翁加雷蒂也是优秀的翻译家。译有莎士比亚、马拉美等人的作品。

俄耳甫斯队列

凌越

在古希腊神话里，有关俄耳甫斯不多的表述，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诗人形象。这个形象是后世诗人的隐喻，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谶语。首先，作为河神奥阿格罗斯和缪斯卡莉俄佩的儿子，俄耳甫斯自然是典范的诗人，他的歌声如此动听，以至于可以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波浪平息。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这样描述俄耳甫斯：

就是说歌手牵来了这样一个小树林，他坐在
中间，被野兽和荒地围绕着，被一群群鸟儿。¹

1 里尔克，《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林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这是诗歌特有的蛊惑力的形象化处理，诗人依靠自身的凡人之躯，利用自己的歌声（词语）掌握了神奇的力量，在接通词语感应器的某个瞬间，诗人仿佛就是神祇的化身，他是一瞬间的通灵者，他是电光石火间那张智者的面容。

为了凸显俄耳甫斯所掌握的神奇伟力，一种悲剧性的力量一直与其如影随形。在那幅万兽温顺地聆听俄耳甫斯歌唱的宁静画面之后，是其妻欧律狄克被蛇咬伤致死。为了挽回妻子的生命，俄耳甫斯下到地府，以自己的歌声驯服了守护冥界出口的恶狗刻耳柏洛斯，使复仇女神流出眼泪，使冥界王后珀耳塞福涅深受感动。于是，他们准许俄耳甫斯把妻子带回人间，但前提是在走出冥界前，他不能回头看他的妻子，也不能和她说话。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是诗人和词语完胜死亡和宿命的画面，但那无疑是一种轻佻的胜利，它来得太过轻易而让人生出疑窦。的确，上天不会轻易放过诗人，所有人凭直觉就可以猜测到坎坷的命运还等在后面，警觉的鹰犬埋伏在人生的每一条岔道里伺机而动。

因为长久的寂静所形成的压迫感，因为歌声被封锁

在语言的棺槨里，俄耳甫斯终于回过头来，立刻置自己最心爱的人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是他放弃语言带来的最深重的惩罚，可悖论是，这恰恰也是他必须遵守的契约。在此，诗人的形象越发清晰了，他勇猛睿智，手握语言的利器，似乎无往而不利，但语言本身的复杂，它强大的后坐力往往将诗人置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在更长远视角里，在时间魔术师众多的玩偶里，诗人不得不成为那个面对惨景的哀泣者——为死亡，为命运的无常，而之前他所拥有的美妙歌声竟然只是为了镂刻出此刻的悲戚。

悲剧仍在继续，俄耳甫斯因为拒绝参加狂欢秘祭激怒了酒神狂女迈那德斯，而被那些女祭司撕成碎片，但即便如此，俄耳甫斯死后，他被砍掉的头颅仍然在歌唱，而他的古琴也在继续鸣响——也许这浸染着血腥、死亡、悲愤、勇气和骄傲的声音，正是后世一代又一代诗人飞蛾扑火般投入词语队列里的原因吧。以无惧死亡的勇气，去获取平息万物躁动的美妙乐音，这是所有诗人共同的愿景；从这里，他们有望获得俄耳甫斯以死亡练就的语言炼金术，并借由语言而获得永生。

我们将这套酝酿多年的外国诗歌译丛，谨慎地命名为“俄耳甫斯诗译丛”，正是因为俄耳甫斯这个经典诗人形象所蕴含的复杂况味，这个集技艺、勇气、痛苦和不屈于一身的诗人，恰恰是我们这个译丛渴望获得的品质，我们为此精挑细选出霍夫曼斯塔尔、布莱希特、勒内·夏尔、翁加雷蒂、安德拉德这几位杰出的西方诗人，构成“俄耳甫斯诗译丛”第一辑的阵容，我想珀耳塞福涅也会为此再次动容吧，而欧律狄克的苏醒则是所有后来的书写活动所指向的唯一目标。

这个以俄耳甫斯为首的队列，将同时照亮天堂和地府，将使“廊柱震颤不已”¹，而你所能做的“就是为它们创造聆听之神庙”²。让我们像动物那样俯下身来，去倾听那闪光的词语从诗人嘴里所发出的声音。

1 里尔克，《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林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页。

2 同上。

历史的招魂者

福尔克·鲍尔蒂纳里¹

开篇之初，一份简单、耳熟能详的简介是合宜的，因为，人生履历中的某些要素已然在其生存构成和文化构造中变得举足轻重，也因此会在朱塞培·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的诗歌中得以触及。1888年2月10日，翁加雷蒂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意大利侨民家庭，双亲系卢卡城圣孔库迪奥（San Concordio）人，因作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工作人员而移民于此。诚如另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意大利作家恩里克·佩阿（Enrico Pea）所描述的那样，翁加雷蒂于1912年赴

1 福尔克·鲍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意大利作家、文学批评家、都灵大学意大利现当代文学史教授。

巴黎求学之前，曾就读于雅各伯瑞士法语学校（Ecole Suisse Jacob）并与亚历山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所接触。在非洲度过的青少年时光，以某些关键字眼，如荒漠、游牧民族、绿洲、贝督因人、茉莉等，丰富着他的诗篇，成为那段历史的招魂者，满载着象征意味。

在巴黎求学期间，翁加雷蒂接触到当时欧洲的先锋艺术家。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翁加雷蒂以普通士兵身份应征入伍，在卡尔索和法国前线作战。战后返回巴黎，直至1921年移居罗马。那么，可以将其定义为法语诗人吗？毫无疑问，是的。翁加雷蒂的首批诗作系法语写就，而法国诗人也是他最初的启蒙老师（这条脐带从未真正被剪断过）。

那些年，意大利人民过得并不太平，反而是备受煎熬。1936年，翁加雷蒂受巴西圣保罗大学之邀，前往当地教授意大利语言文学。在此期间，翁加雷蒂承受了丧子之痛，其第三部诗集《痛苦》（*Dolore*）中的部分诗作即为悼念幼子的。翁加雷蒂在大洋彼岸任教至1942年，同年返回罗马，任罗马大学意大利现当代文学教授，直至1958年退休。1970年6月1日逝世于米兰。

从上述简略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翁加雷蒂从20世纪初的巴黎文化环境中汲取养分，那是一个面临着严重思想危机的时代，一切价值观、文化架构及系统均遭到严峻的质疑，以法国首都为中心，诗歌、音乐、造型艺术均爆发了前卫革命，上述革命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齐聚于此，从毕加索到斯特拉文斯基，从马里内蒂到康定斯基，从阿波利奈尔到格特鲁德·斯泰因等。在巴黎，翁加雷蒂结识了索费齐¹和帕拉采斯基²，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和意大利前卫杂志《拉切巴》（*Lacerba*）的合作。他的第一批诗作（大约创作于1914年）于1915年分别发表于《拉切巴》（*Lacerba*）及《黛安娜》（*La Diana*）上，追根溯源，不难看出拉弗格，尤其是阿波利奈尔和马拉美的影子，阿波利奈尔也同样影响了克拉齐尼、帕拉采斯基、索费齐。

翁加雷蒂第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被埋葬的港口》（*Porto Sepolto*）1916年出版于尚是战场的乌迪内，1919

1 阿尔登科·索费齐（Ardengo Soffici）：意大利作家、诗人、画家。

2 阿尔多·帕拉采斯基（Aldo Palazzeschi）：意大利作家、诗人、记者。

年再版时增加了《最后的日子》(*Derniers jours*)里的部分法语诗,并更名为《覆舟的愉悦》(*Allegria di naufragi*)。该诗集于1923年再版时又被重新命名为《被埋葬的港口》,而1931年再版时最终定名为《覆舟的愉悦》。翁加雷蒂曾经写道:“许多人十分好奇我为何将第一本诗集命名为《被埋葬的港口》。大约16和17岁,或者稍晚,我结识了两位年轻的法籍工程师蒂勒兄弟:让(Thuile Jean)和亨利(Henry)。我们共同的兴趣便是写作……这两位朋友从其父亲手里继承了许多精心筛选的藏书,并以当代诗人与作家的作品丰富了这批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藏书……蒂勒兄弟曾多次向我提及一个港口,一个被湮没的港口,其历史甚至可追溯至托勒密时期,证明亚历山大之前就存在着一个同名的港口……对于其历史,我一无所知。我的故乡之城日益憔悴并渐渐消逝。假如一切都荡然无存,甚至连前一刻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存续,我们又将如何重觅其根源?……书名便来自那个港口。”在另一处,翁加雷蒂也提到:“任何一个被湮没的港口也是一切我们无法解读的秘密。”

对于第二个书名,翁加雷蒂解释说:“很多人认为诗

集原来的名字——《覆舟的愉悦》，有些怪异，如果周遭的一切不是时间的遇难者，不被岁月吞没、窒息、折磨，或许才是真正的非同寻常。一切的瞬间因其稍纵即逝而带来欣喜，这瞬间，是唯有爱可以从岁月的手中扯下的瞬间，这爱，是死亡也无从战胜的爱。正是从那里，若死亡君临的感觉无从驱散，瞬间的欣喜，那喜悦的泉源将永不会涌现。”

从以上两段互为补充的表述中（围绕某些字眼如瞬间、虚无、秘密、岁月、爱、死亡、意识等），人们不但能够捕捉翁加雷蒂第一本诗集的思想，甚至还包括诗人的整体诗学，这一诗学体现在其形式、结构、哲学要素当中，发展、演化，但从不自相矛盾，也从未被超越。一本诗集的每一次再版，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作品修订，某些诗作修改程度之大，简直可以新作等同视之（不过，并不因此损害此前作品的本质），这一修改也是首批批评成果，也就是说，翁加雷蒂的诗，处于运动之中。

的确，从帕拉采斯基到里波拉¹，从索费齐到斯巴

1 克莱蒙特·里波拉（Clemente Rebora）：意大利诗人。

尔巴罗¹，几乎每个作家的作品都会出现重写和变动，通常是为了删减一些过于前卫或“非诗”的表达和形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诗歌在传统意义上的尊严：对传统进行修复而非复兴，是一战结束初期的典型回流现象。

翁加雷蒂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但是，对于最初发表于《拉切巴》的大多数作品而言，最常见的改动集中于碎片式的、闪电般的灵感（绝非印象主义式的），不断地从叙述困境或叙述冗余中加以剥离，从而约减至近乎陈述的地步。作品首先围绕着最原始的元素——词而展开，一个词独立存在，具备巨大的语义能指，允许某种具有自主性的最大程度的表意扩张，正如康提尼所言，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子”（monade）。由此，韵律和句法被整合为某一句诗行，这一诗行倾向于围绕那个词而不偏不倚地自成一体，并进行自我简化，与此同时，类比手法摇身一变成为最贴切的逻辑与认知模式。

其结果，抵达了表现在那些“可耻的”简短、极具

1 卡米罗·斯巴尔巴罗（Camillo Sbarbaro）：意大利诗人。

始基性的陈述性诗歌中的实质，这些诗几近格言，如
《永恒》(*Eterno*):

“一朵采摘的花和一朵馈赠的花之间
无以言表的虚无”

或者《晚霞》(*Tramonto*):

“天空的红润
绿洲向着
爱的流浪者苏醒”

或者《今晚》(*Stasera*):

“今夜，微风的
栏杆，只为倚放
我的忧郁”

或者名闻遐迩的《清晨》(*Mattina*):

“我破晓
无远弗届”

上述诗句，通过自然之物（鲜花、蓝天、清风、大海……）表达出介于感官与感伤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惊奇，进而达到极具始基性和浓缩的程度，体现出伟大的新颖，以及源自翁加雷蒂诗歌自身的最为激进的创新。

翁加雷蒂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规则，甚至是整个结构。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诸如比较性意象的选择，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一选择保留着大自然和种种现象所带来的启发，并以最为经典的隐喻模式加以展开：

“死灰色的海
甜蜜的不安颤动
犹如一只鸽子”

或者

“我长大了